

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诗学

张秀仿^{1,2}

(1.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2.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莎士比亚既是英国文学史上忧郁主题的集大成者, 亦是不可超越的丰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主题并不像浪漫主义诗人将个人精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 而是对时代思潮、自然灾害和历史记忆等社会生活的深层思考。忧郁, 就像英国阴霾而又冷淡的空气一样,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无处不在, 无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幼无一豁免。莎士比亚融会了费奇诺天才忧郁论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塑造了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的文学形象, 并以小冰期、瘟疫、旷野、海难等作为内心沉思的工具, 用独白和对话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 最为重要的是将战争、政教矛盾和世俗忧患交织在一起, 在气势恢宏、史诗般的历史剧中, 铺开了忧郁时代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 费奇诺; 忧郁诗学; 莎士比亚戏剧; 小冰期; 历史叙事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9.04.016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9)04-072-06

二十世纪初期, 布拉德雷 (A. C. Bradley, 1851-1935) 在牛津大学的系列专题讲座中, 提出“忧郁是《哈姆雷特》这部悲剧的核心, 是该剧中复仇行为延宕的根本原因。如果忽略忧郁或者是认识不足, 就不能理解它的本质”的论断^{[1](P127)}。布拉德雷这么说, 并非言过其实。罗伯特·伯顿 (Robert Burton, 1557-1650) 在《忧郁的解剖》中强调, “忧郁成为我们时代如此常见的疾病, 在我们痛苦的时代如此频繁发生的, 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 每一个人都有忧郁的气息”, “巴别塔中的声音也没有像忧郁的症状一样产生这么多的混乱”^{[2](P397)}。因此, 忧郁, 宛如时代的坐标, 不仅溢满于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的言谈举止中, 成为莎士比亚戏剧诗学的一部分, 也是处于杰罗米·斯科米特所称的“忧郁黄金时期”^{[3](P1-2)}, 即文艺复兴时期, 英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文艺复兴时期斯宾塞、锡德尼、琼森、多恩和弥尔顿等诗人的作品中都弥漫的忧郁气息, 吸引了很多现代学者以伯顿的忧郁理论为基础, 如, 盖特勒 (Bridget Juliette Gellert, 1967), 比彻 (D. A. Beecher, 1988), 特雷沃 (Douglas Trevo, 2004, 2010), 高兰德 (Augus Gowland, 2010, 2011), 丹尼 (Drew Daniel, 2013), 柯兹 (Adam Kitzes, 2017) 等, 或者研究某个作家, 或者是某些作品中忧郁主题的类型, 或者是产生的根源。但是他们的途径, 不像斯达尔夫人 (Madame de Stael, 1766-1817) 那样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 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忧郁作为英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来认识。

斯达尔夫人在摒弃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传统的关联中, 找了理解莎士比亚和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密

码: 国家地理和民族伤痛, 提出英国文学, 是从莪相为代表的北方文学的哲理睿思中汲取了营养, 而不是像意大利文学, 从希腊荷马为代表的南方文学的浪漫传统而来^{[4](P145-152)}。但是, 她也忽略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自乔叟开始, 英国诗人就不断从希腊罗马文学中汲取营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集》以及马奇里奥·斐奇诺 (Marsilio Ficino, 1433-1499) 的《生命三书》等著作, 都对英国学者和诗人产生过影响。因此, 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思潮、自然环境和历史记忆结合, 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费奇诺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才忧郁论

在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者对于生命的思考也促进了对天才的研究。费奇诺在《生命三书》(Three Books on Life) 中, 对亚里士多德的“忧郁和智慧都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每个人的体内都有天然纯净的黑胆汁, 可以使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忧郁情绪”^{[5](P154)}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 忧郁和智慧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物质, 智慧是由与生俱来的自然的黑胆汁产生的, 而忧郁则是由胆汁、血液和粘液, 在心灵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后转变而成的非自然黑胆汁, 给人们带来焦虑等消极情绪^{[6](P117)}。因此,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 一个人是否是天才, 并不仅仅取决于人体内黑胆汁的比例, 而是取决于人体内自然黑胆汁和非自然黑胆汁的比例。如果自然黑胆汁多, 他就会“具有崇高德行, 能够摒弃个人的私欲, “为了他人或者是公共利益而进行哲学沉思”^{[6](P123)}, 像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薄

[投稿日期] 2019-11-08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编号: 18SA0259)

[作者简介] 张秀仿 (1970-), 女, 河北衡水人, 副教授, 博士生, 研究方向: 莎士比亚戏剧与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

伽丘、米开朗基罗、锡德尼等杰出的哲学家、

政治家、艺术家或诗人那样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是偶尔也会伴随低沉的情绪。如果生存环境向不利的方面发展，体内的非自然黑胆汁所占的比例增多，他们就会表现为喜欢孤独与沉思，有时候甚至嫉妒、自责与愤世嫉俗等消极状态。因此，天才一定是天生拥有智慧的人，但他们的情绪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波动，会出现像哈姆雷特、理查德二世、奥赛罗等复杂的双重性格系统。只有那些时代的完人或者是全人，如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的《艺术名家传》中的达·芬奇与斯宾塞《仙后》中的亚瑟王等，才可以拥有足够的智慧，战胜所有的困难，像希腊神话中的为人类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战胜个人的恐惧和痛苦，坚定不移地为了人类的公平和正义奋斗^{[7] (P284)}。不过，这样的完人形象，在文学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塞万提斯的唐吉歌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既展示了人类的道德和智慧，也把人性中的懦弱、冷酷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忧郁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在二十世纪，有学者认为，《哈姆雷特》就“是一部忧郁情感的史诗，他经历了苦闷、宣泄和治疗的过程，是一个伟大人文主义者”^{[8] (P192)}。这样的说法，是颇有说服力的。哈姆雷特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哲学家，并将霍拉旭作为心灵的挚友，期望像他一样“能够辨别是非、察择贤愚”，“不为感情所奴役”，“经历一切的颠沛，都不曾受到一点伤害，命运的虐待和恩宠，都能受之泰然；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9] (P145)}。只是造化弄人，哈姆雷特一方面需要智慧探求真相，然后作出行动的抉择；另一方面，来自各种世俗的恶势力产生的巨大压力，也使他开始怀疑活着的意义。他不能像霍拉旭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置身事外，也不能像古典主义哲学家一样，身边伴有梯子、天平、记载着时光的流失沙漏，还有数学魔方和翅膀上写着 Melancholia 的蝙蝠陪伴，在静谧的书斋里，双手托腮、沉思永恒的宇宙与时间主题；也不能像经验主义哲学家那样，仅仅在安静的墓地里捧起人类的骷髅，就可参透今生和来世；而要像战士一样，手中握着复仇的宝剑，一个人面对像监狱一样、秩序混沌的丹麦，思考行动与秩序。

因此，莎士比亚塑造的丹麦王子，思考的命题涵盖了国家、荣誉、来生、今世、理智与情感等各个领域，比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和莱顿(Lucas de Leyde, 1494-1533)绘画中的忧郁

者更能洞察人性的困境。对哈姆雷特来说，“成为天使或者是魔鬼，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必依靠智慧，才能完成自我塑造从而成为命运的主宰”^{[10] (P66)}。虽然他期望像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了保护人类幸福义无反顾地与宙斯对抗，但作为小宇宙的人，理性让他踌躇不前；像约伯一样，坦然面对所有苦难，但对死亡的恐惧，让他对生有了眷恋；像无常女神那样，公然要求将被夺走的王位完璧归赵，因没有谋杀篡位的直接证据，只能在等级森严的王宫中，借着戏中戏这个捕鼠器求证。当这些压力排山倒海而来，肩负重任的哈姆雷特，成了一个被束缚了脚步的王子，却展现出人文主义者对生命的沉思。不堪重负的哈姆雷特，心中郁郁不欢，行动凝滞不前，他的内心比“缚在一个烈火的车轮上，眼泪像熔铅一样灼痛脸”^{[9] (P318)}的李尔王还要痛苦，内心的斗争比暴风雨还要猛烈，在戏中戏上演之前“生存还是死亡”的独白，也是最接近人性本质的探索。

像哈姆雷特这样典型的忧郁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并不多见。因为沉思与孤独，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更多的是以忧郁沉思为借口，远离世俗的责任，追逐声名或不朽的伪人文主义者形象，以《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暴风雨》中的公爵普罗涅斯和《爱的徒劳》中那瓦国国王最为典型。他们既不是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了人类的幸福沉思，也不像哈姆雷特一样能够摒弃世俗的爱情与荣华，而是在世俗的利益和精神的追求之间的一种博弈。当波洛涅斯颇具哲学家的智慧教诲儿女的时候，其实是在遮掩他与谋权篡位的克劳底斯之间的阴谋；当普罗涅斯与世隔绝，沉迷于书斋的时候，也只是为了追求个人对于自然的控制力，最终也放弃魔法和魔衣，享受执掌王权的快乐；当那瓦国君臣四人打着为了民众的福祉思考的旗号在皇宫内建立书院的时候，也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邂逅爱情，一旦相遇，纷纷背叛的誓言，陷入了爱情的焦灼。

由此可见，生活在俗世巅峰的时候，在哲学的沉思与世俗的追求之间，前者弥足珍贵，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处于“十六世纪下半叶和十七世纪初，小冰期气候的巅峰时期独特的生态环境”^{[11] (P98)}的人文主义者，沉思则变成一种心灵的慰藉。虽然在《皆大欢喜》里面，唱出了“不惧冬风凛冽”，“不愁亘天冰雪”的祥和之词^{[9] (P210)}，罗瑟琳和奥兰多等婚礼的良辰美景，也呈现出一片田园牧歌的浪漫情怀，但自然带来的忧郁沉思仍旧萦绕在人们的

心头。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心灵沉思的工具,不仅是阿多尼斯的花园,还有寒冬旷野中带给人们忧思的一草一木,以及让生活动荡不安的瘟疫和海难。

二、小冰期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忧郁意象

的确,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处于小冰期的恶劣气候,席卷欧洲令人恐怖的黑死病、以及频频发生的海难等天灾之患,像梦魇一样弥漫在人们的心头。从莎士比亚出生到去世,他经历了1564年和1592年的两次瘟疫,伦敦公共剧场也关闭长达一年之久,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幸存下来的确,非常值得庆幸。不仅如此,他又赶上英国戏剧发展的黄金阶段,得到了海军内阁大臣、伊丽莎白女王还有詹姆斯一世的厚爱和支持。虽然初入伦敦泰晤士南岸的大众剧场,但凭着勤奋和坚韧,最终成为出色的演员、剧作家和环球剧场股东。他只能凭借“一颗博大的心灵,通过审视内心读懂了人性”^{[12] (P184)},将经历的天灾以及所有的磨难,都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写作素材和表达方式,超越“大学才子”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 1558-1592)等诗人和剧作家,成为德莱顿心目中的“英国戏剧诗人之父”^{[12] (P184)}。

莎士比亚不能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罗伯特·伯顿一样,沉浸在书斋中追踪溯源、旁征博引,为自我疗伤。他在生活与创作中思考,也为时代的苦难开出了各种灵丹妙药。瘟疫给人们留下的伤痛,不仅是在民间不可磨灭,甚至连宫廷的王后都谈之色变。《约翰王》中康丝坦斯为了帮儿子阿瑟夺回王位,一个人面对约翰王的强大家族阵容,喋喋不休地阐述缘由被约翰打断之后,她在第二幕第一场中用了多个“plague”(瘟疫)来表达内心苦闷。《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茂丘西奥被提伯特刺中身亡之前说,“但愿你们两家都遭瘟疫倒霉”^{[9] (P510)},接下来他又把这样的话重复了两遍。尽管经历了这一切,莎士比亚依然保持着哲理睿思的敏感,他像被流放在阿登森林中的老公爵一样,用戏剧中诉说自己的心声。即使“冬天的寒风张舞着冰雪的爪牙,发出暴声的呼啸”^{[9] (P205)},也能在旷野中感受到生活的真谛,能够听见树木的谈话,看懂溪中流水中的文章,获得内心的宁静。

如果说忧郁、秋天和中年联系在一起是济慈式的忧郁,那么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则与冬天、旷野与老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小冰期气候最寒冷的季节,冬季“气温比以前低两度,并且因为气温降低,泰晤士河和荷兰的运河都被冰封,这都是以前

闻所未闻的事情”^{[13] (P218)}。再加上在作物成熟期光照不足,温度过低,粮食急剧减产,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很多人追求的唯一目标,甚至出现了《亨利六世下篇》中,仅仅是为了对方兜里可能剩余的一点零花钱,战场上两对父子相残的场景。不仅如此,饥饿还让熟悉宫廷礼仪的奥兰多,在旷野森林中仗剑求助。他为了挽救年老饥饿的亚当,怀着“只要这块荒地上有活东西,你一定不会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9] (P194)}的信念,拿着剑,向经受着风雨考验的流放的老公爵求助。

如果说,瘟疫和小冰期的寒冷和饥饿,是欧洲经历的共同天灾之患。那么,海难,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最残酷、也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出现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各个阶段,则与伊丽莎白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和领土的扩张,频繁发生的海难联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莎士比亚一生的轨迹是典型的两点一线,从埃文河畔到伦敦,再从伦敦到埃文河畔。他从来没有像《皆大欢喜》中的杰奎斯一样,将财产卖掉去旅行,更别说海上航行的经历,但他将海难事件运用的活灵活现。或是故事的起因,如《第十二夜》、《错误的喜剧》等;或是故事的转折,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泰尔亲王波利克勒斯》等;或是自始至终笼罩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如《暴风雨》与《泰尔的亲王配力克勒斯》和《威尼斯商人》等。

总之,海难不仅可以增加戏剧的神秘色彩和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使布局情节尽量符合必然性或者是可然性,同时,也增加了意外事件带来的惊奇效果。有时候因为着墨太少,通过海难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条分缕析的忧郁情感透视,不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威尼斯商人》第一幕开场直接采用了“闲聊”对话模式^{[14] (P209)},暗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线,将围绕挖掘安东尼奥忧郁产生的根源展开。安东尼奥在威尼斯的大街上向朋友倾诉烦恼:“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这种忧愁究竟是怎么一种东西,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我却全不知道”^{[9] (P83)}时,否认了他的忧郁来自萨拉里诺和萨来尼奥频频提到的海难。此后,安东尼奥好像只是故事的旁观者,情节的发展似乎以夏洛克、巴萨尼奥和鲍西亚为中心,以“一磅肉”的契约展开了智慧、情感和法律的博弈与论辩。闷闷不乐的安东尼奥,直到第五幕当鲍西亚转告他的商船平安到港口的时候,第一次高兴地表达感谢:“好夫人,您救我的生命,又给了我一条活路”^{[9] (P168)},故事也就此结束。

由此可见，在痛苦和灾难面前，像富于辞藻充满自信的西塞罗雄辩术，或者塞涅卡怀疑主义的演讲等强有力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反倒是一种口语化的对话让紧张的心能够松弛下来，面对忧伤进行平静地思考。相比于乔叟式的闲聊和对话，莎士比亚庖丁解牛式的解剖情感的重要方式是戏剧独白。独白，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逐渐演变发展而来，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中交代剧情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带给人们四百多年的思考自不必说，着墨不多的理查德二世的独白也让人震撼。他在伦敦塔的监狱中，把自己比作博林布鲁克钟表上的敲钟人杰克，失去王冠、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严，失去了阳光，心碎的眼泪和呻吟变成了伦敦教堂钟表上的自动敲钟玩偶杰克，他的痛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从一个狮子一样的君王变成了任人宰割的温顺的羔羊，不仅让王后落泪，也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和怜悯。理查德的66行独白，被德国莎士比亚专家沃尔夫冈·克莱门赞誉“莎士比亚仅仅凭借《理查德二世》第五幕第五场的独白，就可以超越马洛的《理查德三世》”^{[15] [9] (P184)}。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像理查德二世这样凭借着在绝境中的心灵之声，打动观众的独白还有很多，如亚瑟王子从伦敦塔跳下之前的寥寥数语，或者是守着没有生命气息的安东尼奥的克利奥特佩特拉深情表白，都是莎士比亚笔下心灵之声跳动的音符。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像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运用盖伦的医学话语表达忧伤情感，“使忧郁情感内心的对话的可以超越身体的语言表达出来”^{[16] (P259)}一样，那种温和、俏皮的闲聊和对话，以及独白带给读者和观众的震撼和思考，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史的杰出贡献，也勾勒出了英国忧郁情感的历史画卷，使人们能从战争和政教矛盾中汲取教训，抚平心灵的伤痛。

三、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历史叙事

对历史的回忆，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历史学者和诗人共同关注的主题。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初期，英国学者或则是诗人，参与编订大型的民族史志，或者是通过反思历史进行文学创作，已经一种时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成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源泉。其中，以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 1497-1547)的《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贵族的统一》(*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 1548)、当时印

制版本最多的《廷臣之鉴》(*Mirror for Magistrates*, 1559, 1563, 1574, 1578, 1587, 1610)、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由拉斐尔·霍林希德负责编纂的《霍林希德编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s, also known as Holinshed's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577)为蓝本，改编的历史剧被誉为辉煌的民族史诗。不仅如此，悲剧《李尔王》、《麦克白》、《辛白林》中也有编年史和人物传奇故事的影子。

这些编年史，不仅仅为历史英雄歌功颂德，而且还讲述历史上的英雄和传奇人物的生平及其悲惨命运的结局，使读者能够以史为镜，从前人的经历中寻找经验和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像莎士比亚一样受到完整的文法学校教育，“粗通拉丁文略知希腊语”^{[17] (P20)}的人也是凤毛麟角。那些详实细致、鸿篇巨著的编年史，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有能力直接阅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不仅没有能力阅读，而且也囊中羞涩，负担不起昂贵的对开本。倒是那些以编年史、人物传奇为基础，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看似真实又不完全真实的、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对他们来说，更有吸引力。他们更愿意拿出一点钱，近距离地观看舞台上生动形象的演出，哪怕是在剧场中站着，消磨一下时光，得到一点教训。

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深谙观众的心里需要，竭力将恢弘的历史画卷浓缩为短短两个小时的舞台表演，使普通民众才看到了历史这面镜子里，折射出的风雨沉浮和纷纷扰扰。他的历史剧保留了“编年体”的叙事框架，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戏剧的重要成分，写的仍旧是历史上的帝王与重臣，但关心的不是他们平安治国的方略和丰功伟绩，而是以战争、宗教矛盾与世俗忧患为背景，描写戏剧人物的心理活动与重要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塑造了众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上则忧其君”的历史人物形象。在《亨利六世》三部曲取得了舞台成功之后，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 1567-1601)在《身无分文的皮尔斯》(*Pierce Penniless*, 1592)中感叹：“历史剧让我们祖先中的英雄从故纸堆里复活了，他们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18] (P142)}。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成功，也再次印证了锡德尼在《为诗一辩》中提出诗歌比历史更能表达实现寓教于乐的判断^{[19] (P137)}。不久之后，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在他的《论说文集》(*Essays: Religious Meditations*, 1625)中再次强调“读史可以明智”^{[20] (P152)}。

他描写百年战争、政教矛盾和世俗忧患的编年

史和戏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是了解历史沉浮的一面镜子。虽然莎士比亚在编年史中加入了爱情主题、并虚构了历史人物,从而使英国历史戏剧化的创作方法,似乎背离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所说的“戏剧的创作是根据故事情节的构思,然后给戏剧的人物添加一个让人值得信任的历史人物的名字”^{[21] (P81)}的要求。实际上,是他将历史的记忆和忧郁的沉思相结合的最好体现。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亨利六世》三部曲中王国、王后和大臣之间的爱情纠葛与王权更迭丝丝相扣,几乎影响了所有戏剧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亨利六世的善良和无能为力、与萨福克公爵的勃勃野心、以及玛格丽特王后的权力欲望,再加上兰开斯特与约克家族为了王权的明争暗斗,掀起了血雨腥风的国内战争,使国家命运动荡不安,让生灵涂炭、父子相残,同时与失去了亨利五世和英雄塔尔博特浴血奋战得到的法国领土。可以说,没有一位君王像坐在山坡上观战的亨利六世这样绝望,“唉,多么悲惨的景象!唉,多么残酷的时代!狮子们争夺窝穴,却叫无辜的驯羊在它们的爪牙下遭殃”^{[9] (P226 卷七)}。虽然逝者已去,亨利六世仍旧在一个人的脸上,看出了象征两个家族的红白玫瑰,没有一朵枯萎,仍旧争奇斗艳。为此,他产生了回归田园的幻想,希望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

同样,政教矛盾、世俗忧患与王权更迭交织在一起引起的英法战争,使《约翰王》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心碎。无论是约翰、康斯坦丝、庶子、法国王子路易、还是主教潘杜尔夫,在战争面前都毫无惧色。故事的开端,约翰王根据哥哥的遗嘱,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而哥哥的私生子,大不列颠的阿瑟在母亲康斯坦丝的主张下,向法国求助夺回王位,由此掀开英法战争的帷幕。面对法国使者提出归还属于阿瑟王权的主张,约翰王斩钉截铁地说,“战争对战争,流血对流血,压迫对压迫”^{[9] (P7 卷六)},而且英国也不会屈从于罗马教皇的制约。如此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教皇使者潘杜尔夫,致使他慷慨陈词诅咒英国,竭力劝阻法国要用战争来宣示权威,而不是依靠缔结政治婚约求得暂时的和解。结果,战争吞噬了一切的美与爱,也蒙上了死神的眼睛,把更多无辜的人卷入地狱之门。天使一样的阿瑟,被秘密送往伦敦塔,他从伦敦塔城墙上纵身一跃,又让胜券在握的约翰王众叛亲离。在这一场王冠争夺中,国王路易誓言要“让战争的巨舌申说我的权利、报告我的到来吧”^{[9] (P19 卷六)},同样,庶子也坚信“英

格兰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屈服在一个征服者的骄傲的足前,除非它先用自己的手把自己伤害”^{[9] (P84-85 卷六)}。虽然英法贵族和将士在战场上都没有向战争屈服,但战争的结局对于百姓来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莎士比亚像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的欧庇得斯一样,减少了对规模、正义和英雄的正面描写,而是将战争这种宏大的悲剧主题与财产、权利、爱情、婚姻和荣誉等“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的世俗忧患交织在一起,精彩地呈现人类历史上迷茫、困惑和焦灼的时刻。战争谱写的一首首悲壮的生命哀歌,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中随处可见,不仅撞击着观众和读者的心灵,产生了恐惧和怜悯之情。同时,也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倍加珍惜和平,远离战争带来的生命之忧。

四、结语

如果说忧郁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很幸运莎士比亚也感染了,而他笔下的人物也都蕴含着忧郁的气质。读者不仅可以从费奇诺的《生命三书》的天才忧郁论中,寻找到一把可以打开莎士比亚戏剧中遁隐山林的杰奎斯、不知忧从何来的安东尼奥、为爱情饮朝露徒悲伤的罗密欧、为复仇而消沉的哈姆雷特等人物心灵之锁的金钥匙。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非传统神话英雄的人文主义者取代了神话英雄人物,他们的忧郁沉思,显然暗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塑造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比埃塞库罗斯的《被缚了的普罗米修斯》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神话英雄更有感染力。因此,观众和读者既能够从英雄的经历中完成情感的宣泄与净化,也可以从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行动的力量。莎士比亚在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大众戏剧舞台上,记录下社会生活的真实风貌,成为时代风俗的缩影,使读者和观众能够深刻感受文艺复兴时期的莫尔、锡德尼、培根等人文主义者,在天灾、人祸和自然的逆境中寻求社会变革的奋斗历程,品鉴他们在思想、宗教和政治变革和科学发展中,为探求社会病症治疗的良方所经历的心灵冲突。

参考文献:

- [1] A. C. Bradley. Shakespearean Tragedy: Lectures on 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Macbeth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24.
- [2] 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M]. Ed., William H. Gass.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 Books, 2001.
- [3] Jeremy Schmidt. *Melancholy and the care of Soul: Religion, Moral Philosophy and Madnes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House, 2007.
- [4] 斯达尔夫人. 论文学[M]. 徐继增,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5] Aristotle. *Problems II: Book XXII-XXXVIII & Rhetorica AD Alexandrum* [M]. Trans., W.S. Hett & H. Rackha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7.
- [6] Marsilio Ficino. *Three Books on Life* [M]. Trans. Carol V. Kaske and John R. Clark. Temp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for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98.
- [7] Vasari, Giorgio. *The Lives of the Artists* [M]. Trans., Julia Conaway Bondan Ella and Peter Bondan Ell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8] 孟宪强. 三色堇——〈哈姆雷特〉的解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9] 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卷3)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45. 下文中引用的莎士比亚译文都出自这个版本, 在正文中标出页码. 并对第六卷和七卷进行标注卷号和页码, 参考文献中不再另行标注.
- [10] Pico della Mirandola. *On the Dignity of Man* [M]. Trans., Charles Glenn Wallis and Paul J. W. Mille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8.
- [11] 张军. 小冰期、酗酒和婚姻——莎士比亚戏剧的生态图景 [M]. 外国文学评论, 2014, (3).
- [12] John Dryden. *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 Ed., David H. Richer,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M]. Boston: Bedford/ST. Martin' s, 2007.
- [13] Emily Oster.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
- [14] Adin Esther Lears. *Something from Nothing: Melancholy, Gossip, and Chaucer's Poetics of Idling in the Book of the Duchess* [J]. *The Chaucer Review*, 2013, (2).
- [15] Wolfgang Clemen, *Shakespeare's Soliloquies* [M]. Trans., Charity Scott Stoke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2005.
- [16] Rebecca F. McNamara. *Wearing Your Heart on Your Face: Reading Lovesickness and the Suicidal Impulse in Chaucer* [J].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015, (2).
- [17] Ben Jonson. *To the memory of my beloved, the author Mr.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what he hath left us* [M]. Ed., Brain Vickers. *William Shakespeare: A Critical Heritage (1623-169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18] Thomas Nashe. *Preface to Pierce Penniless David Klein* [M]. Ed., *The Elizabethan Dramatists as Critic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1963.
- [19] Philip Sidney. *An Apology for Poetry* [M]. Ed., David H. Richer.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 s, 2007.
- [20]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 [M]. Ed., Michael Kiernan. *The Oxford Francis Bacon: The Essayes or Counsels, Civill and Mor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 [21] 亚里士多德. 诗学. 陈中梅, 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责任编辑 王云江]

Ficino and melancholy poetics in Shakespeare's plays

ZHANG Xiu-fang^{1,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 deserves a master of the melancholy theme and an unsurpassable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stead of taking personal confusions as Romantic poets do, the melancholy poetics in Shakespeare's plays reveal his profound concerns about contemporary thought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memory. Melancholy is like the foggy weather that nobody in England could immune from it no matter they were the aged or young, men or women. Shakespeare integrated Ficino's idea of genius melancholy to establish the most typical melancholy prince of Hamlet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adopted the Little Ice Age, the plague, the wilderness, and the shipwreck as tools for inner contemplation to express natural feelings of the characters through soliloquy and dialogue. When intertwining war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tradictions with worldly worries, Shakespeare depicted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at melancholy era in those magnificent epical plays.

Keywords: Ficino; melancholy poetics; Shakespeare's plays; little ice age; historical narrative